

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 从前的从前的从前 世上原本就无人烟
狼奔豕突 虎豹结伴 豺狼当道 野兽横行

老边 / 著

水土一方

上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I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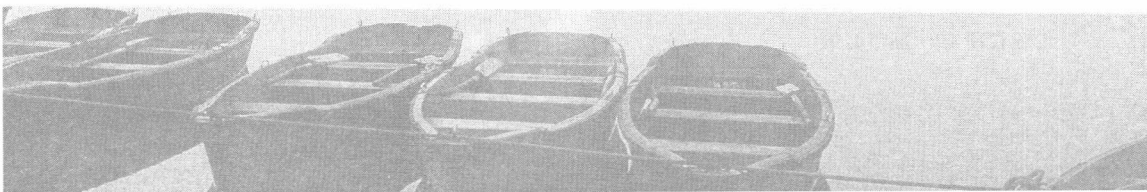
10979

水土一方

上

老边 /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土一方/老边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3854-2

I. 水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4672 号

水土一方 (上)

老 边 著

责任编辑 周立军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23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854-2

定 价 43. 80 元 (上、下册)

目 录

楔子	(1)
一 故事还要从我说起	(6)
二 二返先锋找典型	(14)
三 狂沙飞扬不眠夜	(21)
四 骆驼掉进山药窖	(31)
五 两个婆姨进城	(45)
六 沙漠里的奇遇	(56)
七 城堡里最后的年夜饭	(65)
八 娶亲的前前后后	(86)
九 彩旗飘飘闹古城	(100)
十 太平岁月无太平	(121)
十一 永远也迈不过的“门槛”	(133)
十二 火红的年代,清贫的日子	(151)



目 录

楔 子



楔
子

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：从前的从前的从前，世上原本就无人烟。狼奔豕突，虎豹结伴，野兽横行，豺狼当道。

一日，女娲巡天，忽觉本该五彩斑斓的美好世界，却无一主宰。尽收眼底的是弱肉强食，茹毛饮血，暴殄天物，尸骨遍野。所望之处，弥漫着无所不在的血腥之气。如此乾坤，不寒而栗。不由心生一念，用泥捏人，并由其来主宰世界，定会姹紫嫣红、光彩夺目。于是，女娲信手拈来水土，背着天神，给了人与动物截然不同的四肢和躯体，又点化了大脑和心灵，使其有思想，会思维。从此，世界上便有了人，人与水土生死攸关的联系也由此而形成。

泥既能做人，但世界之广袤，水土亦不一，且众色难调矣。为就地取材，以水土本色为准，大致分为黑、白、黄三种。色之间略不尽统一，亦不得而为之，大同小异而已。女娲所巡之处，水土为料，造出人类，只区分出男女。

巡至此方时，骤然发现，这方水土与其他地方似有不同。虽有土，又有沙，但无水，人形难成乎。抱着试一试之念，在浩瀚沙漠处，仙指点化，竟引出了股股清泉，将土和沙搅为一体，捏成了一个“泥沙人”。该泥沙人临世，铸就了具

有泥的柔性，又有沙的韧劲，和不怕环境恶劣的抗力。虽然此后也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女娲私造人类，惹得天神大为震怒，随派三灾八难和雷电二神下界镇之。除大多之人在女娲彩霓庇护下，逃脱厄运外，仍有不少人深遭灾难之袭。众拥之中，人与人间便出现了高与低、丑与美、大与小、胖与瘦之分，且有夭折、缺胳膊少腿、大脑心灵不全、先天性疾病、天灾人祸。但泥沙人却敢用一柔、二韧、三抗的精神，与各种灾难和不幸抗衡。

他们有时候诚实的使人不可思议，在外界人眼里也许是“愚钝”，但在愚钝的背后，有着超人的毅力。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敢改天，敢换地，敢让星斗移，一代又一代人，沿着这条漫长无际的大漠之路，默默无闻地走了下去。当问及到这里人的祖籍时，有人会随波逐流曰：山西老槐树下。也有人会人云亦云干脆地说：爷爷手上逃难至此。莫忘记，这里早已有“旱码头”和“西口”之称，容留各方人士，自不在话下。如再追溯爷爷的爷爷时，无人能准确答出，不免对老先人的不是会少加一些指责。

“并非吃水不好啊！休怪老先人的不是啦，不想说是不能说，事出有因，懂吗？”爷爷的爷爷跺着脚，捋着长长的胡须埋怨这些“碎仔”（不懂事的娃娃）们涉世太浅，竟敢非议祖宗们的不是，这还了得！细盘问，每一代人的背后，终会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闻听后，自然也就知怪而不怪乎矣。

大约 1500 余年前，这方水土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“身長八尺五寸，腰带十围，性辨慧，美风仪”（见晋书），堂堂一表人才，是匈奴族的末代单于，号称“赫连勃勃”。领着这里的人，在这方水土之上创建了鼎盛的大夏之国。疆域之大，包括了陕西秦岭以北，内蒙古河套，山西太原，临汾西



南部，及甘肃东南部，形成了北方一大强国。

一日，赫连勃勃登高远望，对此地不禁失声赞叹：“美哉斯阜，临广泽而带清流，吾行地多矣，未有若斯之美。”于公元413年，他征发民众十余万人，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，由一位名叫叱干阿际利的近臣，亲临监工，建筑城池。每筑一段墙，均用铁钉锥之，锥不进者有奖，锥进一寸者，即杀工匠。花了五年的时间，硬是用糯米汤搅三合土，夯筑起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夏国京都——统万城。此城全为白土筑而成，当地人亦称其“白城子”。

高大的城墙之上建有凌云敌楼，周围数里。内有三道城，皇城内宫殿林立，“台榭高大，飞阁相连，皆雕楼图画，被以绮绣，饰以丹青，穷极文采”，“四周湖光粼粼，草木繁荣”。

公元42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，早就有灭大夏国之志，统领数万铁骑将白城子城池团团围住，尽开杀戮。一个红极一时的大夏之国，倾刹间便土崩瓦解。只留得“茫茫沙漠广，渐远赫连台”（唐·许棠《夏州道中》）。曾经辉煌一时的统万城，从此像一只白色的沉船淹没在沙海之中。干净灭亡的无多少历史记载，包括流落在外躲过此劫的人，从此也一蹶不振，为免遭灭顶之灾，隐姓埋名，不便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此方人氏。先人不敢说，后人不能问，久而久之，强大一时的大夏国就如城中瓦砾、陶片一般。带着一连串的问号，成为历史的遗憾，不解的历史。

此方水土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战乱、浩劫，变得偏僻更荒凉，十里八里难见人烟。且狂沙荡涤，更兼兵燹狼疫。

“清朝末期……”还是爷爷心平气和地掂着胡子说：外国洋教士也利用传教之机，在此横行乡里，侵占民田，为所欲为，国破家亦破也！有一位来此巡视的名叫王培菜（斋堂）



楔

子

的朝廷官员，发觉此地荒凉之景象，和人们的生活起居，随手拈笔，题写了一文《七笔勾》：

万里遨游，百日山河无尽头，山秃穷而陡，水恶虎狼吼，四月柳絮抽，山花无锦绣，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，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。

窑洞茅屋，省去砖木偏用土，夏日晒难透，阴雨水不漏，土块砌墙头，油灯壁上流，掩藏臭气驴粪与牛溲，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。

没面皮裘，四季常穿不肯丢，纱葛不需求，褐衫耐久留，裤腿宽而厚，破烂且将就，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，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。

客到必留，奶子熬茶敬一瓯，炒米拌酥油，剃面加盐韭，猪蹄与羊首，连毛吞入口，风卷残云吃尽方丢手，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。

堪叹儒流，一领蓝衫便罢休，才步入黉门，文章便丢手，匾额挂门楼，荣华尽享够，嫖风浪荡懒向长安走，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。

可笑女流，头发蓬松尘满头，猴窝腥膻口，面皮似铁锈，黑漆钢叉手，裤脚‘三滴’留，‘云雨’无度哪管红白流，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。

塞外荒丘，土羌回蕃族类稠，形容如猪狗，心性似马牛，出语不离速，礼貌何谈周，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，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。

此文传出，此方民众震怒，侮蔑之言，刺耳揪心。为此告过御状，但其偏僻落后之实，又能如何抹去？

“传说终归传说，生活还得生活。”爷爷仍是那副不急不躁的腔调：“若要人非议，就得自己强。”爷爷说的可是大



实话。

不是吗？面对那条无尽头的茫茫之路，有无数的深深脚印趟过，那是一代又一代人历史的印证。失去晶莹的光泽，没有闪光的星辰。一切显得如此平淡，但路就在脚下，还得一代一代地走。

孰是孰非引出的是众所周知的故事，一个人一个人的故事，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。今日掠夺别人，明日又被别人掠夺。以强欺弱，伴随着尔虞我诈。遗留下的只能是遗憾和长叹：谁叫咱们都是人呢？女娲怕也无可奈何了……



楔

子

一 故事还要从我说起



水土一方

一九七六年五月。

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带着胶轱辘车深压过的痕迹，清晰地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海。

远古时期的两道“边墙”（即：长城，有人曰秦、明二代所建，有人言魏、明二朝、也有人说隋、明时期，无需证）的轮廓如两条饱尝历史沧桑的“卧龙”，各自折射着时代变迁的烙印，挣扎着黑黝黝的长躯，俯卧在沙海中央。累了，该喘息喘息啦！

小路在向前延伸着。

一座土城郭，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冲刷后显得残缺不齐，绵绵的沙尘几乎要吞没了城墙的根基。城门早已没了，只有那渐宽的路从城墙坍塌的豁口穿过，形成了一条不太规范的街道。

学校紧挨着商店和公社卫生站。隔路相望；一个较有派头的砖砌大门，如鹤立鸡群般的置立在街道的显眼处，其模样就是过去地主老财家的庄院。一块引人注目的白底红字大木牌挂在门侧，上书：“边城县红井子公社革命委员会”。院内两排齐整的砖瓦房是公社的办公地，旁边一墙之隔，是一

座破旧的天主教堂，教堂的顶尖已被打掉，“天主堂”三字被刮的没了模样，只能依稀地看出门口挂着“红井子公社革命委员会粮站”的木牌。

正值农忙季节，街道上的行人并不太多，偶尔有几个行人从商店或公社的大门进出。

在公社中间的办公室里，我作为《塞上柳》报的记者受到了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接见。

这是一位三十来岁很有气质的男子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只是在白净脸庞的右眼皮下那颗黑痣，多少给俊俏带来一丝美中不足。

“先锋队不愧是我们的先锋啊！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牢牢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方面确实是走在斗争的最前线。”书记认真地向我介绍着：“你还是重点采访一下先锋队的支书姜卫东同志，他会向你介绍的更具体。”

“早有所闻，我也正想见见他。”我答道。

“本来应该有人陪你去，不巧这两天公社的人都驻队去了，就我一个人留守机关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也正好摸摸路，这本身也是一种锻炼。”我显的信心十足，背上那个印有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黄帆布挂包和主任握手告别。

渐渐地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堆积在天边的云层，泛起五光十色的金辉，给浩瀚无际的大沙漠披上了一层美丽的盛装。我无心欣赏这别具一格的诗画景致，只是疾步沿着弯曲的沙漠小路向前走着。

太阳向西方沉去，云层已由红色变成了灰色，又由灰色变成了暗灰色，再变成黑色，渐渐地消失的无踪无影了。而



后出现的是嵌在天边的星光，一会儿比一会儿明亮，漫漫沙海之路却越来越模糊不清了。

这条路怎么这么长？我暗自想着：不是说只有五里路吗？然而，漫长的沙海似乎根本就望不到尽头，弯曲的沙漠小路早已和沙漠混搅在一起。加之，透过三百度的近视眼镜，眼前黑黝黝的一片，辨不清路究竟在哪里。

“糟糕，迷路了！”我掏出手帕先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又擦了擦眼镜片，再戴上，眼前仍是一片模糊不清。“倒霉！”我独自抱怨着，一屁股坐在沙梁上，靠着旁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歇息起来。

突然，在离我不远处的一座沙梁上，似乎有一个黑影闪了一下，待仔细辨认时，却又什么也不见了。

“呀！是什么？在漫无边际的沙窝里，不会有狼吧？”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袭上心头，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，顺手折断了身后的柳树，胡乱地捋掉了枝叶，用早已渗出汗水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刚刚到手的“武器”，两眼直盯着前方。

黑影又一闪，待仔细看时，呀又没了。

“快走，此处并非久留之地！”我暗自想着，慌忙挂起挂包，拄着柳棍，急急忙忙的窜下了沙梁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翻了几座沙梁，精疲力竭的我再也没有力气行动了，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，浑身都让汗水浸透了，冷风袭来，凉透了心。我平躺在沙梁上，索性由它去吧，是祸躲不过，抱着一种破罐子不怕摔的态度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个黑影不知什么时间就站在我的眼前，我“腾”地坐了起来，脑皮一阵阵发紧，但还是看清了，是人，还是一位姑娘。千真万确，绝不是做梦。

姑娘没有言语地望了望我，然后一声未吭地朝沙梁下



走去。

“喂，等等！”我已顾不了许多，对于一个在荒沙中迷路之人而言，是人是鬼都成了救星。

姑娘立住了脚，不吭声，也不回首，双目似乎直愣愣地望着黑漆漆的远方。

“同志，是这么回事。”我说：“我是报社的记者，要到先锋队采访，迷了路，能不能……”

姑娘仍不说话，只是迈动着步子向前走去。

究竟咋回事，难道她是哑巴？还是……管她呢，她走哪儿，我跟哪儿，我暗自思量着。

翻过几道小沙梁后，前面不远处有微弱的灯光在闪烁，不时地还传来几声狗叫，姑娘已经给我领路了。

“你是哪个生产队的？”出于感激我问道。

姑娘仍不吭声，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。

她难道真是个哑巴？我这样想着，也不好再问什么，只是跟着走吧！

穿过一片小树林，又穿过一块庄稼地，最后停在了一个砖门楼前。院子里的狗早已嗅出了生人的气息，气急败坏地狂叫着。

姑娘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指了指门。

我上前用力敲了敲门，过了一会儿，大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从门里闪出一个青年男子。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打着呵欠：“寻谁呢？”一口地道的方言。

“找支书！”我掏着介绍信。

“我就是！”支书用手电筒照了照介绍信：“噢，是记者同志，请进！”支书显得十分热情。

“好！”我点头应诺着，刚准备迈步，忽然想起了那位姑



娘，再回首，眼前只是一片夜幕，姑娘早已不知去向。

“你寻甚？”支书问。

“刚才那位姑娘！”

“姑娘？”

“不说话！”

“哑巴？”支书也向前走了几步，看了看周围，什么也没有。“你肯定是看花眼了，咱这达根本就没有哑巴。谁家的媳妇，谁家的女子，我清楚着咧！”

“这不真是活见了……”话未出口，但心里却直犯嘀咕。只好带着一脸的迷茫跟着支书走进了院子。院中央，一棵木桩上拴着一条黄狗，又声嘶力竭地狂叫起来。

“悄些，瞎叫甚咧！”支书呵斥着，黄狗果然听话不再叫了。

我随着主人走进屋里，这是个两间一套空的房子，旁边接一耳间（耳房）。洁白的墙壁上贴着几副户县农民画，地上靠墙处放着

一个刚油漆过的大立柜，房子正中间的五兜橱上一个带穿衣镜的“凤凰戏牡丹”图更衬托出了房子的整洁和主人的爱好。

从炕上下来一位四十来岁的妇人，一边系着上衣扣子，一边趿拉着鞋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咱乡下人，起得早，睡得也早。”女主人十分好客和热情，忙着泡茶、递烟。

“噢，真对不起！迷路了，深更半夜的打搅了。”我连忙道歉着。

“忖地方，不要说生人容易‘转脖子’（迷路），就是本地人遇到冬春的沙暴天气，走丢的也是常事！”支书操一口本地腔：“那家伙，黄糊糊的一片，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，走个面



对面也难看清眉眼。”

我暗自庆幸，没有遇上那样的天气。

“不要只顾拉话，还没有问记者吃过饭了没？”女主人很是客气。

“吃过啦！在公社已经吃过啦！”我连忙答道。

“可要老实呀，来到咱乡下可不能饿着肚子搞工作！”女主人笑嘻嘻地张罗着：“我收拾收拾，让记者早点歇着。”说完，进耳间去了。

我站了起来，环视着整个房屋，后墙壁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，像两旁一副对联，一边是：“听毛主席话”，一边是：“跟共产党走”。几张红色奖状，有农业学大寨标兵，有限制资产阶级先进个人，大多数表彰的是姜卫东，其中有两张是姜红梅。

“那是我妹妹，在公社供销社搞收购，算是亦工亦农。”姜卫东介绍着，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神色，因为贴在墙上的不只是自己的名字，而是他工作实绩的最好反映。那一枚枚鲜红鲜红的政权印章，不是吗？

“被子铺好了，请记者歇着吧！”女主人从耳间走出招呼着。

“你好福气呀！”我夸奖着：“瞧你儿女多争气。”

“这都是托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呀！”女主人乐呵呵地打着官腔，“要不是党培养的好，能有今天？”

姜卫东端着煤油罩子灯领我走进耳间，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一个大红“囍”字。

姜卫东说：“我是今年刚娶的媳妇，回娘家去了。”说着将灯放在炕边离枕头不远的地方：“你歇着，我到外边炕上睡。”



我抬手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。屁股一沾炕，浑身酸困，两条大腿更是抬不起。熄了灯，便“呼呼”大睡。

至于那个曾领路的姑娘究竟怎样？回家了吗？早已被姜家母子二人的热情和身体的困乏的驱使的无踪无影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，院内的黄狗又狂叫了起来，不时地还夹杂着人的跑步声。一个急促的女人呼叫声传了进来：“不得了啦，姜支书，翠翠上吊死啦！”

“在哪达？”姜卫东高声问。

“西沙柳树林。”门外那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咋出逮这种事！”姜卫东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，嘴里嘟囔着向外奔去。

我猛地想到她，也急忙穿好衣服，走到外间。

女主人也正在穿衣服。

“出了啥事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子寻了短见！”女主人似乎很平静地说。

我仿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推开了房门就向外奔去。慌乱中却忘了院子里的那条黄狗，它“呼”地向我扑来，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还好，没咬着，铁链和木桩很牢靠地拽着它。等到二次又向我扑来时，女主人已经赶了出来，并一把拽住了狗链子。

“瞎眼货！”女主人骂着，并用手拍着黄狗的脑门。

我已顾不了那么多，从地上爬起，急忙走出院子，看见有几个人向西方奔去。我也快步跟着那几个人跑着。

天已经亮了。

穿过了一片树林，又翻过了两架沙梁，在一架较高的沙梁下面是一片茂密的柳树林。树的长势还真不错，一棵一棵



足有碗口粗细。真是天大地大，无奇不有。上面是寸草不生的荒沙梁，下面沙窝窝里却生长着翠绿的柳树。

一棵柳树下，围着一群人，姑娘已经被卸了下来，挂在树枝上的那根要命的麻绳随着微风还在摆动着。

我心上“咯噔”了一下，“啊，是她！”

她为什么要走这步路呢？真像支书妈说的那样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子？还是另有缘由？迷茫，费解。

微风透过人群的缝隙吹动着她额前的头发，她静静地躺在沙窝窝里，这似乎是她早已选择好了的归宿。

有人在叹息着。

有人在暗自抹着眼角的泪水。

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在哭叫着：“翠女子，你不该走这条路呀！”

.....



一
故事还要从我说起